

•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

Shi Jie Shi Da Zhen Tan Xiao Shuo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布朗神父探案集

(中)

[英]G·K·切斯特顿

第六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0.5
字数:1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16卷):368.00元

目 录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 书的风波 (1)
- 天下第一罪 (17)
- 帷幕下的惨案 (32)
- 三件死亡工具 (49)
- 忏悔终生 (64)
- 快饮者 (84)
- 花园血案 (107)
- 通道里的男人 (128)
- 神秘的脚步声 (144)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书的风波

一本神秘的书使欧亨道教授感到寝食难宁，已经有五个人因读过这本书而相继失踪。在布朗神父的点拨下，迷雾中的教授终于逐渐开悟……

如果有人称欧亨道教授为唯心主义者或认为他有迷信招魂术，他准会大发脾气，可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他轻易发火的真实理由。因为如果有人说他不相信灵魂的再现，他同样也会吹胡子瞪眼。终身致力于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事了；同样让他感到自豪的是，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研究结果，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考虑过有些现象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他最得意的事是与一群虔诚的唯心论者围坐在一起，富有挑逗性地描绘着自己是如何揭露一个个巫师并一次又一次地使其骗局露出本来面目。要知道，他的确具有侦探的天赋和超人的洞察力。他盯上的目标往往都是巫师，而且一旦咬住目标就不会轻易松手的。他曾经机敏地识破了一个三次换装的装神弄鬼者，尽管他最初乔装成一位妇人，以后又打扮成白须飘飘的老人和一个皮肤黝黑的婆罗门教徒。这一切使真资格的唯心论者们感到颇为不安，好像真的有人在教唆他们干坏事。不过，他们却有口难言，因为所有的唯心论者都相信世上确有骗人的巫师，而教授滔滔不绝的说明

则更像是在暗示所有的巫师都是骗子。

但是,如果再接着往下说,那些该死的头脑简单却又清白无辜的唯物主义者就该借题发挥了。他们会夸大其辞地说灵魂的存在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是老掉牙的迷信。他们或者会说,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加一派胡言。而此时此刻,教授本人也一反常态,突然改变了立场,站到了唯物论者一边。他以那些可怜的唯心主义者闻所未闻却又显而易见的大量事例和毋庸置疑的现象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交代了所有事件和现象发生的时间和细节,并对自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行为进行了自然而然的辩解。实际上,除了对自己是否相信神灵的存在以及无论是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都不敢妄言已真相大白的事情避而不谈之外,教授对每一件事都作了交待。

欧亨道教授身材瘦削,狮鬃般的头发散乱地蓬松着,一双蓝色的眼睛显得毫无光彩。此刻他正站在昨晚下榻的饭店大门外的台阶上与老朋友布朗神父闲扯。今天早晨他们在这里共进早餐。昨天晚上,教授做了一个重要试验,因而回来得很晚。同往常一样,他显得忧心忡忡,但仍然自以为是地陶醉于他独立从事的、对任何一方都不妥协退让的事业。

“哦,我并不在乎你怎么看。”他笑着说,“即便这是真的,你也不会相信。但是所有的人都喋喋不休地问我在试图证明什么?看来他们并不清楚我是个搞科学研究的人。而一个与科学为伍的人是不会试图去证明什么的,他只会努力去发现那些可以证明事物本身的东西。”

“可是这个人却并没有发现什么。”

“不错,可我却不像多数人那样悲观。”教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开始对能发现些什么感兴趣了,而别人却还在盲目地寻觅。他们虚张声势,肆意吹捧,以至于叫嚷声和吵闹声都值得夸耀,这简直就是在演戏。不过,所有这些都摆

脱不了陈词滥调的闹剧模式，禁锢于《幽灵家族》这类陈腐的历史小说中。如果他们真的能去探究历史而不是迷恋历史小说，我敢说他们没准真能发现点什么，但绝不会是幽灵。”

“幽灵的出现毕竟只是一种表象”，布朗神父说，“我估计你可能会说《幽灵家族》不过是装了装样子而已。”

教授不由得瞪大了双眼，而通常，他都显得心不在焉，目光浑浊。可一旦发现情况，他的目光立刻就会变得专注而犀利，仿佛有人在他的眼睛中嵌进了一个高倍的放大镜。而此时此刻，他并不是认为神父有丝毫可疑。不过，神父的观点竟与自己的看法如此接近，这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装样子！”他用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着，“唷！你能这么说，真是奇怪。我的认识越深刻，就越相信他们会为了寻觅假像而迷失。但是如果他们能稍稍留意一下失踪。”

“不错！”神父应道，“真正的神话故事毕竟很少涉及到著名仙人的显灵，能想得起的只有提泰妮姬和在月光下现身的奥布朗。但是传奇故事里关于人的失踪却没有结局，因为他们被仙人盗走了。请问你是在追踪基本梅妮呢，还是在跟踪托马斯诗人呢？”

“我正在追踪普通的现代人，你刚才已在报上看到了，”欧亨道教授回答说，“你可以好好留意一下。不过刚才我只是开玩笑，我已经为此赔上了不少的时间。坦白地说，我认为许多幽灵的出现都是可以解释的，但对人的失踪我却无法解释，除非他们本身就是幽灵。报纸上报道的那些失踪了的人从未找到过，如果你也如我一样知道详情。而且，就在今天早上，我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一位老教士给我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他是一位十分受人敬重的老人，今天上午他就要到办公室来见我。如果你能同我一起吃午饭，到时我就会有把握地告诉你结果了。”

“谢谢！我会的，”布朗神父沉稳地说，“除非仙人们也把我弄得神秘地失踪。”

与布朗神父分手后，欧亨道教授绕过街角回到自己在邻近街区租用的小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主要用来办一份毫无意义，艰涩难懂的有关灵魂论和心理学的杂志。此刻，教授聘用的惟一雇员正坐在办公室外间的写字台旁统计已打印好的报告中的数据 and 事例。教授停下脚步，询问普林森先生是否来过电话。雇员机械地回答了一声“没有”，又接着埋头于他的数字工作中。教授转身朝里间自己的书房走去，“哦，对了，贝基蒂，”教授连头都没有转过来，继续说，“普林森先生来后，请让他直接来见我。你用不着放下工作，我希望你能在今天晚上将材料整理出来，如果我明天早上来迟了，你就把它们放在我的桌子上。”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继续想着那个叫普林森的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过，或许他心里已经有定论了。即使是最无懈可击的不可知论者也不可能做到毫无漏洞。看来，这封教士的来信对于支持他个人的尚不成熟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分量。他坐进自己那又大又舒适的椅子上，面对着米歇尔·蒙田的雕像，掏出普林森的短信，再次读了起来。他们已经约好今天上午就见面。

对于那些思想怪异者，欧亨道教授是再清楚不过了。他熟悉他们的笔迹，他们描写的繁琐细节，细长的笔画以及那些毫无必要的繁复累赘的句子。可所有这些都踪影全无，反而行文流畅，言简意赅。信中描述了一些失踪的现象，作为一名研究神灵问题的专业人士，这些正是教授的兴趣所在。这封信给了教授一个良好的印象。

当他抬起头来时，发现普林森已站在自己的房间里了，这虽然使教授有点惊讶，却没有引起他半点的不悦。

“你的雇员告诉我，我可以直接进来。”普林森略带歉意地说，脸上洋溢着豁达的笑容。这种半遮半掩的笑隐藏在那一脸浓密而微微泛红的灰白络腮胡子中，显得格外令人愉快。很不错的热带丛林般的胡子，正是生活在丛林中的白人常有的那种。粗短的

狮鼻微微地向上翘着，鼻子上方的那双眼睛清澈见底，毫无蛮野和怪异的神情。欧亨道教授的目光如同聚光灯一般立刻就盯住了这双眼睛，充满怀疑地审视着，如同平时打量那些招摇撞骗者一样。在辨别人的能力上，教授的判断力是超乎寻常的。长有这种地道的带野性胡子的人通常都是一些怪人，但这双眼睛却充满了坦诚与友善，与那脸野草般的胡子极不相称，那些疯狂的恶作剧者或精神病患者绝不可能有这种眼神。他倒是希望这双眼睛属于一个腓力斯人，他不仅乐观，而且怀疑一切，举止轻浮却又真心地蔑视鬼魂和神灵。可无论如何也没有哪个职业骗子会疏忽到让自己的外表看起来如此的糟糕。他身披一件破旧斗篷，扣子谨慎地一直扣齐脖颈，只有戴在头上的那顶宽边软帽还能提醒别人注意到他是位神父。不过，从边远地区来的传教士通常都不会装腔作势地将自己打扮得像个神父。

“你也许认为这一切不过又是一个恶作剧，教授，”普林森先生说，脸上带着一种让人摸不透的笑容，“我嘲笑了你表示反对的正常态度，希望你能原谅。一切都是如此，我必须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某个理解我的人，因为这都是事实。说实在的，这不仅是真的，而且还是一个悲剧。好吧，长话短说，我是西非尼亚站的一位传教士。那里的森林遮天蔽日，并且总是由外地来的白人军官掌管。现任管理者是威尔士上尉，他长得和我一样壮实，只是不像教士。可以这么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长得五大三粗，方头方脑，宽肩厚背，是一个疏于动脑，鲁莽大于理智的人，这就是怪事发生的根源。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走进搭在森林里的帐篷中，说他经历了一些令人高兴的奇怪事儿，而且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的手中拿着一本封皮破旧的古书，出于好奇，他郑重地将书放在摆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柄阿拉伯弯刀的桌子上。他说这本书他刚刚下来的那艘船上的一个人给他的，那人发誓说谁敢打开这本书，或读书中的内容，谁就会遭遇不测。威尔士说，这简

直是无稽之谈。当然他们发生了一些争执，威尔士嘲笑他胆小、迷信，后来那人果真翻开了书，然后，书掉在了甲板上，那人也径直走到了船舷边……”

“等一下，”教授说，一边做着笔记，“你先告诉我，那人告诉威尔士他是从哪儿得到这本书的了吗？谁是这本书的真正主人？”

“当然”普林森一脸的严肃，“他好像说书是亨特大夫给他的。他是东方人，正在英格兰旅行，对了，亨特很有才华，但性格乖张，脾气粗暴，总爱嘲笑人，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奇怪。但威尔士的故事却十分简单，即那个看过此书的人一直朝前翻过了船舷，从此就像一缕轻烟般的消失了。”

“你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吗？”欧亨道顿了顿问道。

“是的，我相信，”普林森肯定地说，“理由有二，首先，那个威尔士是个毫无头脑的讲实际的家伙，而他讲述的事儿只有极富想像力的人才能描绘出来。他说那人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径直翻越船舷落水，却没有激起一点浪花。”

教授沉默着，低头看了一会儿笔记，然后说：“你深信不疑的另一个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的第二理由，”普林森回答说，“就是我亲眼目睹了现场。”

两人重新陷入沉默。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以一点也不修饰或夸张的口吻开始叙述。在教授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具备试图使人信服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打动人的热情。

“我说过，威尔士把书放在了摆着阿拉伯弯刀的桌子上。帐篷只有一个入口，而一切都发生在我呆在帐篷里的时候。我背对他站着，望着外面的树林深处，他就站在桌旁抱怨着，显得愤愤不平，似乎很难从那件悲剧故事里解脱出来。‘简直是愚蠢，都20世纪了，竟然还不敢翻开一本书，真是怪事。我倒想和魔鬼较量较量，为什么我就不能亲手翻开这本书。’出于本能，我劝他最好不要轻易翻书，还是及时把它还给亨特大夫。‘这么做到底会怎

么样呢?’他有些惴惴不安。‘会怎么样?’我坚决地反驳说:‘在船上,你的朋友怎么样了?’他沉默不语。说实话,我的确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虽然我在逻辑上占了上风,但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丝毫得意。‘果真如此的话,你对船上发生的事怎么解释呢?’见他仍然不作回答,也没有他的任何反应,我不由得回头一望,他竟然不见了,像空气一样在那屋里消失了。”

“帐篷空了,书就摆在桌子上,封面朝上摊开,好像是他把书扣过来了。那把刀掉在帐篷另一端的地上,帆布的帐篷上有一个很大的切口,似乎有人挥舞着弯刀开道冲出。切口又深又长,张着嘴盯视着我,若隐若现地显露出切口外树林深处昏暗的幽光。我从裂口走出去,仔细地查看切口,但不能肯定离帐篷几尺外那些纠缠在一起的高大植物及树下的附生物是否有压弯或折断。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见过威尔士上尉,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他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为避免再看见那本书,我用棕色牛皮纸把它包了起来,将它带回英格兰。本打算寄还给亨特大夫,但后来我看到了几篇你写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很赞同你假设性的推测,于是改变了主意,把这本书交给你。因为你毕竟是以公正和思想开放而著称的。”

欧亨道教授放下笔,专注地打量着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就像他长久以来对待各色的骗子以及那些尽管本分却行为古怪的反常人一样地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一般而言,他一开始总是假设这种事是不真实的。应该说,他也倾向于认为这些故事都是天方夜谭。但是,即便是因为他不能识别说谎者的谎言,他也无法将这个人与他讲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与大多数冒充内行者或行骗者不同,这个人并没有试图装出一副诚恳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人除了外表装束有些古怪外,并没有耍花招骗人的迹像。教授认为他是一个无辜的好人,只是患有幻觉症,但症状却与众不同。如果说这是一种幻觉的话,那他倒是显得满不在乎,脸上

甚至带有一种英勇的冷漠。

“普林森先生，”教授声色俱厉，用一种在法庭上律师惊吓证人的语气问，“那本书你现在放在哪儿？”

露齿的笑容再度出现在那张布满胡须而且一直都表情严肃的脸上。

“我把它放在外面了，”普林森先生说，“我指的是外面那间办公室，这也许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而言，这样做风险要小一些。”

“这是什么意思？”教授询问，“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书带到这儿来？”

“因为，我清楚，一旦你见到它就会贸然的马上打开它，而不会先听我叙述。我想，你听了我的故事以后，就不会做出这种莽撞的举动了。”他想了想又补充说，“外面除了你的雇员外没有其他人，他看起来傻气十足，十分守本分，只会机械地做运算。”

教授爽朗地笑起来，大声说，“我保证你那本魔术书和他在一起绝对安全。他名叫贝塞蒂，而我却常常管他叫贝基蒂。因为他就像一台计算机一样精确。没有人，如果你把他也叫做人的话，会对打开那只别人的棕色纸包裹感兴趣。好吧，我们现在可以去拿书了。不过，我的确应该仔细妥当地考虑一下是否该去拿那本书。”教授再次用目光盯着对方：“坦率地说，我的确拿不准是现在就打开这本书呢，还是把它寄还给亨特大夫。”

两人一同从里间走出，来到外面的办公室。他们前脚刚跨进办公室，普林森便紧张地冲着雇员的办公桌嚷叫起来。桌子原封不动，雇员却无影无踪。桌子上放着一本封皮已褪了色的旧书，外层的棕色纸包装已被撕烂。书仍旧是合上的，但似乎有人刚刚打开看过。雇员的办公桌就紧挨着一扇宽大的窗户，可以一直向外眺望到大街。窗玻璃上留有一个边缘粗糙的缺口，就像有人的身体子弹般地穿越玻璃而过，而贝塞蒂先生却不见了踪影，又像一缕轻烟似的从他们身边消失了。

两个人雕塑般地呆立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教授才慢慢回过神来，他缓缓地转过身，将手伸向教士，脸上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决断。

“普林森先生，请你原谅，请原谅我以前的想法，关于那件事的不成熟的想法。在没有亲眼目睹这类事件之前，没有人能称自己是在信守科学。”

普林森疑虑重重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作一些调查，你能打电话问问他的家人吗？看看他是不是已回家了。”

“我认为他不会接电话，”欧亨道教授心不在焉地说，“他住在哈姆普斯特路的什么地方，我想，如果他的家人或朋友找不到他的话，他们会来这儿询问的。”

“如果警察要求的话，我们能作一些描述吗？”

“警察！”教授从沉思冥想中惊醒过来，“描述……，嗯，除了那副圆眼镜外，他看起来大概和所有的人一样无什么区别，一个脸颊刮得溜光的人。但是如果警察来查看的话……，唉，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件倒霉麻烦事呢？”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普林森一脸笃定地说，“我要把这本书直接送到它的主人亨特大夫手中，问问他这个魔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就去，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之后我马上就回来告诉你真相。”

“哦，那太好了。”教授赞同道，然后心力俱瘁地坐了下来，也许普林森先生的话替他松下了那个沉重的包袱。直到这个教士的脚步声消失很久了，教授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昏昏沉沉地盯着面前的空位子。

当同样轻快的脚步声再次回响在走廊上时，教授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教士空着手走进来，看了教授一眼，这使教授恢复了信心。

“亨特大夫把书留了下来，他想考虑对策，”普林森谨慎地说，

“一个小时后他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他的决定。他特别希望这一次你能与我同去，教授。”

教授继续保持着他的沉默，然后又突然地说，“这个魔鬼是谁，是亨特大夫？”

“听口气，你好像认为他就是魔鬼，”普林森微笑着，“我喜欢别人这么想，在处理这类事上，他也与你有相当的声望。不过这些荣誉多半都是他在印度时赢得的。他在那里研究什么幻术，但也许他对这里的情况不太了解。他身材矮小，皮肤黄得发黑，还跛着一条腿。疑神疑鬼是他的拿手好戏，不过，处理起这类事来他倒好像颇有一些经验。到如今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除非是那个可能知道这些怪事真相的人自己出了问题。”

教授心情沉重地站起来给布朗神父挂电话，把约定的共进午餐改为晚餐，这样他才可能与普林森一道抽身去见那位安哥拉印第安人医生。打完电话，他再度跌坐下来，燃起一支雪茄，再次陷入那种莫名其妙的沉思中。

晚餐时分，布朗神父如约赶到饭店。他在前厅坐下，细心地打量着四周的镜子和郁郁葱葱的盆栽棕榈科植物，双脚交替地轻轻踏着脚后跟。

他已经知道了欧亨道教授下午的约会。天色逐渐暗了下来，雷雨将近，早了一点的暮色黑沉沉地笼罩着玻璃和那些绿色植物，好像预示着会发生什么不期而遇而又久盼不至的事。有一阵子，他甚至怀疑教授不会来了。当教授终于出现时，所有的一切都一目了然了，他的猜测不是凭空想象。教授眼露凶光，头发蓬乱，他终于与普林森一道驱车回来了。他们去了伦敦北部的郊外，那里依然堆满生活垃圾和公用废弃物，到那里去，简直像是在探险。

在傍晚隆隆的雷声中，教授显得愈加忧郁了。不过，他们还

是找到了那栋房子。尽管在纵横交错的房群间，那所房子仍然有些与众不同。他们查明了那块清楚地刻有 J·I 亨特的铜制门牌，但他们并没有找到 J·I 亨特本人。

他们像梦游患者一样下意识地四处寻找，只找到了一间普通的会客室。那本充满魔力的书就放在桌子上，好像有人已翻开读过；在远处，一扇后门被撞开了，通向花园的陡峭小径上，印着几个模糊的脚印。小径很陡，跛脚的人不可能如此轻松地往上奔跑，可这的确是一个瘸子奔跑时留下的脚印。

在那仅存的几个脚印中，有类似为治疗跛足而特制的靴子踩出来的奇形怪状的不规则印迹。然后又是两个那种靴子踩出来的，像是单足跳跃时留下的单脚印，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除了能看出亨特先生已经读了“圣言”并已遭致魔力惩罚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内容了。

两人走进覆盖着棕榈科植物的入口，突然，普林森像手指被灼伤了一样，猛地将书扔在一张小桌子上，像扔掉一样有瘟疫的东西那样迅速而急切的。

布朗神父认真地观察着，书的封面上有两行字体潦草的的诗句：

他们窥视了书中的内容，
飘荡的恐惧将他们掠走。

后来，神父又发现，在诗的下面还分别用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写着相同的警句。

在极度紧张后，教授和普林森都显得精疲力竭，神志昏乱，他们都本能地想找些饮料喝，于是，教授叫侍者端来了一些鸡尾酒。

“我希望你能与我们共进晚餐。”欧亨道教授对教士说道。

普林森先生友善地摇了摇头：“请原谅，我想找个地方独自再

好好想想这本书和这一连串的事，不知我能用一会儿你的办公室吗？只用一个小时。”

“我拿不准办公室是否已锁上了。”教授有些吃惊地说。

“你忘了窗玻璃上有一个洞吗？”普林森笑了笑，史无前例的咧大了嘴，然后就让自己很快地融入了外面的黑暗中。

“真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家伙！”教授皱起了眉头。

他惊奇地发现，此刻布朗神父正与端酒的侍者闲聊。很明显，话题涉及到了侍者最隐秘的私事，因为他们谈到一个刚刚脱离危险的婴儿。教授略带惊异地加入了评论，渴望知道神父是怎样认识这个人的。

“哦，我每隔两三个月就要来这儿吃一顿晚餐，所以我有与他交谈的机会。”神父淡淡地解释道。

教授自己每星期大概要来这儿吃四五次晚餐，但却从未想到过要与侍者交谈。教授正沉思着，突然传来一阵特别刺耳的电话铃声，接着有人传唤他接电话。电话里是普林森的声音，音调十分低沉，根本就是灌木林般浓密的络腮胡子中发出来的，光听声音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教授”，那声音说，“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我要去寻找我自己。我现在就在你的办公室，书就摆在我面前，如果我出了什么偏差，现在就算我跟你告别了。不，别劝我，这没好处，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赶来，我现在已经打开了这本书，我……”

教授觉得自己像是听到了一种使人毛骨悚然的震颤的、然而却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碰撞声。他一遍又一遍地大叫着普林森的名字，然而没有回音。他挂上听筒，很快又恢复了一位优秀学者应有的风度，重新镇定下来，以一种近乎于绝望的平静走向餐桌，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就像是在叙述降神会上的那些不成气候的小把戏一样，以平静的语气原原本本地向神父描述了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恐怖的故事。

“已经有五个人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每一个人都非同寻常。最令我不安的是我的雇员贝基蒂，他可以说是最安分守己的人了。可恰恰为此，他却失踪了，真是奇怪透顶，让人搞不懂这一连串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错，贝基蒂的所作所为的确太奇怪了，”布朗神父回答道，“他一向做事认真，总是十分谨慎地不使办公室的工作与自己的个人兴趣相混淆。不过他在家里却是一个相当幽默的人，可这点却几乎无人知晓。”

“贝基蒂！幽默？”教授叫了起来，“你能肯定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认识他吗？”

“哦，不认识，”布朗神父又漫不经心地说，“就像你说我认识那位侍者一样，我常在你的办公室里等你下班，当然就只能同那个可怜的贝基蒂一起消磨时间喽。他简直就是一张‘卡片’，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喜欢收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就像那些收藏家将自己收集到的一些破烂当做珍宝一样。你知道那个关于一个女人收集破烂的旧故事吗？”

“我不太清楚你究竟在说什么，”欧亨道不解地说道，“我从不知道我会如此忽视一个人，就算我的雇员是个怪人，那也无法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当然更无法解释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

“其他人？”神父十分困惑地问。

教授瞪大双眼直视神父，用对孩子讲话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已经有五个人失踪了，我亲爱的神父。”

“我亲爱的欧亨道教授，根本就没有人失踪！”

布朗神父慢条斯理地看着教授，以同样沉稳的语气回敬了他。教授固执地坚持让神父重述一遍刚才说过的话，于是神父又斩钉截铁地说道：“根本就没有人失踪。”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我认为最难办的事就是使人